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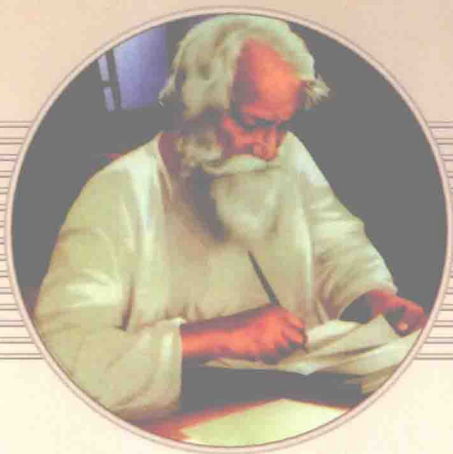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三〕 短篇小说

钟少莉 等译
李缘山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三〕(短篇小说)

钟少莉 李缘山 等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I, 短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钟少莉 李缘山等译.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钟…③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596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 × 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修女

法 官

黄志坤 译

—

青春已逝的基罗达，几经波折，终于又找到一个养活她的男人。可是，这个男人却像扔掉一件破衣烂衫一样，又把她抛弃了。当时，为了混口饭吃，她才不得不找个新的庇护者。然而，屈辱和痛苦，深深地铭刻在她的心头。

随着青春的消逝，人生会出现一个像金灿灿秋天一样的深刻平静、坚定美妙的时刻。这是收获生命果实的年龄，也是收获成熟庄稼的季节。到了这个年龄，任性青年所具有的春心荡漾，已经失去了活力。到了这个时候，通常都成家立业了。生活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吉凶善恶，欢乐忧愁，使人更加成熟，将人磨炼得性格内向。人到中年，会放弃虚幻的世界和不切实际的欲望，总是把它局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时候，我们再也没有吸引新欢的迷人目光，然而，对于老熟人却倍感亲切。青春丽质渐渐消退时，永不衰老的内在个性却在长期共存的脸上，眼睛里，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笑容、眼神和声调，通过内在的

我交织在一起。我们放弃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不再哀悼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们，原谅那些欺骗过我们的人。把心交给那些来到身边的，而且热爱我们的人——他们在离别中，经历了世界上一切风暴的洗礼，却仍然忠于我们。在可以信赖的，久经考验的老熟人之中，筑个安乐窝。在这里，我们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一切愿望也都能得到满足。青春即逝的温柔黄昏，正是生活中该平静享受的时刻。倘若这时候还要疲于奔命，去作新的探索，去求新的结识，去徒劳无益地建立新的关系，以及另做打算的话，那确实是太可悲了。也就是说，到了中年，一个人还没有可供休息的床铺，没有迎接他归来的夜间灯火，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可叹息的事情了。

基罗达的青春妙龄即将结束。一天早晨，她起床后发现，情夫已在夜里逃之夭夭，并把她所有的首饰和金钱席卷一空。她既没有钱付房租，也没有钱为三岁的儿子买牛奶。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八岁了。然而却还没有一个贴心人，没有一个有权在其角落生活和死去的家。她突然醒悟了，今天，她又得擦去眼泪，描上眼圈，抹上口红，涂上胭脂；用虚假的色泽，去掩盖那凋零的青春；以极大的耐心，强作笑颜，施展新的手腕，去捕捉新的人心。基罗达关着房门，倒在地上，一再用手磕那坚硬的地板。整整一天，她就这样不吃不喝，奄奄一息地瘫痪在地上。黄昏来临了，在这没有灯光的屋子里，夜色更浓。这时，偶然来了一个她旧日的相好，一边“基罗”“基罗”地叫着，一边用力敲门。基罗达手拿扫帚，像母老虎一样吼叫着，从房里冲出来。那年轻的好色之徒，见势不妙，赶忙夺路而逃。

孩子饿得嗷嗷叫，哭着哭着滚到床下睡着了。这阵吵闹声把他惊

醒。他在黑暗中，用嘶哑的声音“妈妈”“妈妈”哭叫着。

基罗达用尽全身力气，抱起哭泣的孩子，闪电般地跑到附近的水井边，纵身跳了下去。

邻居们听到响声，提着灯，来到井边。基罗达和她的孩子，被迅速捞上来了。基罗达昏迷不醒，孩子则断了气。

基罗达到医院后，逐渐恢复了健康。法官以谋杀罪传她到法院受审。

二

莫希特莫亨·多托是一个按章办事循规蹈矩的法官。他重判基罗达绞刑。律师们考虑到被判死刑女人的种种情况，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挽救她，但毫无成效。法官认为，她根本不值得怜悯和宽恕。

法官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他把所有印度教妇女称做女神；另一方面，他内心又不信任任何妇女。他的观点是，女人总是想破坏家庭的。只要稍一放松约束，上层阶级的妇女，就不会仍旧留在她那社会的笼子里。

他持这种信念，也是事出有因的。要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谈谈莫希特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

莫希特在大学二年级念书的时候，他的衣着外貌和风度举止，与现在相比判若两人。现在，莫希特前顶已经秃了，但后脑勺却像虔诚的印度教徒一样，留着一小撮神圣的头发。每天早晨用锋利的刮脸刀，把胡

须刮得干干净净。但是，当年他是戴着金边眼镜，留着修剪过的胡须和英国老爷式的发型，是个19世纪孟加拉时髦的公子哥儿。他特别注意衣着打扮，对酒肉之类也颇喜爱。此外，他还有一两种其他癖好。

离莫希特房子不远，住着一户小康人家。这家有一个寡居的女儿，名叫赫姆莎西。她很年轻，还不到十五岁。

从海上看来，墨绿色森林笼罩的岸边，像仙境一样的可爱和美丽。然而一上了岸，就觉得不那么迷人了。从赫姆莎西与世隔绝的孀居生活看来，那遥远的现实世界，仿佛是海岸上欢乐神奇的森林。她不知道，这个世界像工厂机器那样极其复杂，如钢铁那样坚硬。人世中，欢乐与忧愁，机遇与不幸，疑虑与危险，以及绝望与悔恨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她以为，人生如潺潺清泉那样轻松愉快，以为面前美丽世界的所有道路，都是那么宽广笔直，以为幸福就在窗外等她，以为只有她那胸腔牢笼里跳动着的火热和柔软的心灵里，才孕育着永不满足的愿望。特别是当她内心世界远处地平线上吹起一股春风时，觉得整个世界被五光十色的春景装饰得更加艳丽。整个蓝天，随着她心胸的颤动而更加丰满。宇宙也似乎围绕着她芬芳的心花，像灿烂斑驳的荷花的柔软花瓣一样，一层层向外舒展。

赫姆莎西家里，除了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弟之外，没有别的人了。兄弟俩早上吃了饭就去上学。放学回来吃完饭，又到附近夜校去补习功课。父亲收入甚微，没有能力为他们请家庭教师。

赫姆在家务之余，总爱在自己空无一人的房间的窗前坐着。好奇地望着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听那小贩凄凉的高声叫卖。她以为，所有的行人都是幸福的，甚至连乞丐也很自由自在。仿佛小贩不是为了谋生

而苦苦挣扎，而是人生流动舞台上的喜剧演员。

每天早上、下午和黄昏，赫姆都能看到服饰讲究、神气傲慢的莫希特经过这里。赫姆把他看成是天神一般的、最幸福的男人中的佼佼者。她想像，这高傲自负、衣着漂亮的年轻人，拥有一切。她认为自己的一切，也值得都献给他。女孩子玩布娃娃时，总爱把它当成活的人，这年轻寡妇，也总是暗自在心中把一切美德都赋予莫希特，并与自己所创造的神游戏。

一天晚上，她看到莫希特房子里灯火辉煌，跳舞的脚铃和女人的歌声，在耳边回荡。这一天，她注视着来回摆动的身影，带着如饥似渴的眼神，毫无倦意地整整坐了一夜。她那痛苦的受了伤的心，就像笼中鸟儿一样，在胸膛的牢笼里，扑通扑通地跳着。

赫姆莎西是不是在暗自责怪，非难她那假天神的恣意作乐呢？没有！莫希特的房间里，灯火辉煌，歌声不断，充满欢声笑语，这一切就像天堂幻影似的吸引着她。她，正如飞蛾扑向火焰，还以为是灿烂星空一样的受到诱惑。夜深人静，她独自醒来坐在床上，把远远的窗前光影和歌声，同自己内心的愿望和想像混合在一起，建造了一个幻觉王国。她把自己心中的偶像，安置在这幻觉王国的宝座上，带着惊奇迷醉的目光，注视着他。把自己的生命、青春、欢乐、哀愁，以及今生来世的一切，像给神供奉香火一样，献给寂寞清静庙里的那尊偶像。她不知道，她面前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在激荡的欢乐气氛之中，还有极端的疲困、厌腻和污秽，还有卑鄙的欲念和毁灭灵魂的烈火。年轻的寡妇从远处观看，她哪里会想到：在这通宵达旦的灯火里面，是丧心病狂的虚伪、狞笑和残酷无情的死亡游戏！

赫姆本来可以坐在自己那寂寞的窗前，生活在虚构的天堂里，陪伴着意造的天神，幻梦式地了此一生。然而，不幸得很！天神对她宠爱，天堂向她移近。当天堂完全移到了人间时，那天堂也就倒塌了，而且把建造天堂的人压成齑粉。

莫希特贪馋的目光，落到了这位坐在窗前神情恍惚的女郎身上了。他化名为“比诺德钱德拉”，给她写了许多信。有一天，他终于收到了一封别字连篇，胆怯不安，但充满激情的回信。此后，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打发日子——时而打打闹闹，时而高高兴兴，时而相互猜疑，时而狂热等待。从此，仿佛整个世界都围绕着这位被极度幸福所陶醉的寡妇在旋转，直至化为泡影。终于有一天，旋转的世界把这可怜的、误入迷途的美人，抛到了遥远的地方。其中的情节，我看没有必要细说了。

一天深夜，赫姆莎西离开父母、兄弟和自己的家，与化名为“比诺德钱德拉”的莫希特，坐上了同一节车厢。现在，当神像带着泥土、草屑和闪闪发光的装饰来到身边时，赫姆竟羞愧、悔恨，感到无地自容。

火车终于开动了。赫姆伏在莫希特脚下哭泣央求：“唉，我跪拜在你的脚前，请你把我送回家去吧！”

莫希特急忙捂住她的嘴。火车急速向前驶去。

人落水快要淹死的一刹那，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会像潮水般地涌进自己的记忆。赫姆莎西在那车门紧闭的漆黑的车厢里，也有类似的感觉。她沉浸在往事的遐想之中：每天吃饭的时候，她不到场，父亲就不坐下来吃饭；她那最小的弟弟放学回来，总爱让姐姐喂饭吃；早晨她与妈妈一起做槟榔包子，晚上妈妈帮她梳理头发。家里每一个细小角

落，日常的每一件琐碎小事，此时此刻，都展现在她的脑海里，历历在目。她突然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和那小小的家庭，像天堂一样地美好。包槟榔包子，梳头发，吃饭时给父亲扇扇子，假日午休时给父亲拔偶然出现的白发，以及忍受弟弟的淘气——这一切，对她来说，好像是最平常而又是最难得的幸福，她不能理解，既然家里已经有了这一切，那还要什么其他幸福呢？

赫姆想到，世界上家家户户所有体面的女子，现在都已进入梦乡。在这之前她怎么就意识不到——深夜在自己家里，在自己床上酣睡是多么幸福！明天早上，各家的女孩子在自己家里醒来，都会毫不犹豫地去操持日常家务。可是，失掉家庭的赫姆莎西，这不眠之夜过后，明天早上会来到什么地方呢？在这不幸的早晨，当熟悉平静、笑容可掬的旭日照到他们那街巷小屋时，那里会突然出现什么丑闻？什么耻辱？什么嘲笑呢？

赫姆心都碎了，哭得死去活来。她苦苦哀求：“现在还是夜里，我母亲，我两个弟弟还没有醒来，现在就送我回去吧！”

但是，她心目中的天神，却根本不理睬她的请求。坐在一个车轮轰鸣的二等车厢里，把她带到她久已想往的天堂去了。

这以后不久，这位天神又跳上了另一列破旧的二等车厢，朝另一个方向溜走了。赫姆莎西被遗弃，深深地陷入了污泥浊水之中。

三

我所提到的事情，只不过是莫希特莫亨过去的风流韵事中的一桩。

我不打算再说其他类似的事情了，以免文章单调乏味。

现在没有提及这些往事的必要。如今，世界上是否还有人记得那个比诺德钱德拉的名字，都是很可疑的。现在，莫希特是个虔诚的教徒，他每天祷告，总是遵循教规。他以瑜珈典范教育自己的孩子，对家里的女人严加管束，把她们藏在不见太阳，不见月光和不透风的闺房里。可是，这个不只对一个女人犯有罪行的人，今天竟对女人社交方面的任何过失，都给以极重的惩罚。

判处基罗达绞刑后一两天，爱吃蔬菜的莫希特来到监狱的菜园，打算随便采集些青菜。他想起了基罗达的案子，产生了一种好奇心，想去了解一下，她对过去堕落一生的罪过，是不是有所悔改。他走进了关押女犯人的牢房。

他老远就听到了一阵吵闹声。走进屋里，只见基罗达与看守吵得面红耳赤。莫希特暗自好笑，想道：女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死到临头也还要吵架。她们到地狱去的时候，大概也要与阎王的使者争执不休呢！

莫希特决定，应该好好地训斥和规劝基罗达一番，使她忏悔。他正气凛然地刚走近基罗达，她就双手合十，伤心地对莫希特说：“啊，法官先生！求求你，叫他还给我戒指吧！”

莫希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基罗达的发髻里藏了一只戒指，偶然被看守发现后，把它拿走了。

莫希特更觉得好笑。今天活着，明天就要上绞刑架。可是，她却念念不忘一只戒指。珠宝真是女人的一切啊！

莫希特对看守说：“戒指在哪里？拿来看看！”

看守把戒指交给了他。

莫希特拿着戒指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仿佛手里拿的是一块烧红的木炭。戒指一面嵌镶象牙，上面有一个胡须整齐的年轻人的油彩小影。另一面金底上，刻着“比诺德钱德拉”几个字。

莫希特扭过头来，全神贯注地望着基罗达的脸。他记起了二十四年前一张含情脉脉、娇柔温顺、腼腆羞怯的脸。那张脸与这张脸，无疑就是一个人。

莫希特又看了看金戒指。他慢慢抬起头来。眼前这个被判罪的堕落女人，在小小金戒指的灿灿光芒之下，像一尊金光万道的女神像，光彩夺目。

（孟历）一三〇一年帕乌沙月

（1894年12月）

深 夜

董友忱 译

“大夫！大夫！”

真是烦人。正是在深更半夜……

我睁开眼睛，看见我们村的地主多奇纳丘龙先生站在我的面前。我急忙起来，拖过一把靠背已破的椅子让他坐下来，并且忐忑不安地望着他的脸。我看了一下表，当时是夜里二点半。

多奇纳丘龙先生面色苍白，他睁着一双大眼睛，说道：“今天夜里还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你的药没有起任何作用。”

“您大概又喝过量了。”我有些怀疑地说道。

多奇纳丘龙先生很不高兴地说：“这可是你的大错了。根本不是酒的问题；如果你不从头至尾叫我讲完，那你就不可能确定真正的病因。”

壁龛里那盏洋铁盒式的小煤油灯显得有些昏暗，我拨了拨灯芯，它才开始亮了一点儿，同时冒出很多的烟。我披上了一件上衣，在一个铺着报纸的箱子上面坐下来。多奇纳丘龙先生开始讲述起来。

像我第一房妻子那样的主妇是很难得的。但是当时我还年轻，很容易对玩乐着迷，此外我还迷恋地学习诗歌经典，所以对纯家务事很少关

心。心里经常想起迦梨陀娑^①的诗句：

家庭主妇是人生的伴侣和朋友，
是亲爱的学生和高雅艺术的能手。

但是有关高雅艺术的任何说教对我妻子都是不适用的，如果我向她述说起充满爱恋的亲切话语，她就会大笑不止。听到她的笑声，长诗中的那些警句和优美亲切的话语瞬息间就卡在我的嗓子里了，就像因陀罗的大象面对着恒河的激流而停止脚步一样。我妻子确实具有一种惊人的大笑的本领。

大约四年前我患了一场大病。上嘴唇鼓起脓疱，持续高烧不退，我已经濒临死亡。活下来的希望没有了。有一天，甚至大夫都拂袖而去。就在这时候，我的一位亲戚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位婆罗门。他把一种捣碎的草根和奶油和在一起，让我喝下去。不知是这种药的作用还是命不该绝，我竟然得救了。

在我患病期间，我妻子日日夜夜守护在我的身边，一会儿都不曾休息。一个柔弱的女子，用凡人那种微弱的力量，多少天来站在家门口，同死神的使者拼命地进行不懈的搏斗。她以自己的全部爱情、全部心血、全部关怀，用两只手就像保护婴儿那样保护着我这个不值得保护的生命。她不吃，也不睡，几乎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

死神当时就像一头被打败的老虎一样，把我从他的口中吐了出来，

^① 迦梨陀娑——印度中世纪最著名的梵语诗人和戏剧家，主要作品有《云笈》、《时令之环》等作，《沙恭达罗》、《优里婆湿》等剧本。——译者注

但是在他要离开的时候却给了我妻子一次致命的打击。

我妻子当时已经怀孕在身，不久生下一个死胎。从此以后，她就开始染上了各种复杂的疾病。于是我就开始照料她。可是她对此感到十分不安。她说：“哎呀，你在干什么呀！人们会怎么议论呢？你不要白天黑夜总这样往我房间里跑。”

夜里，当她发烧的时候，我假装为自己搧风，无意中也为她扇子的样子，这时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争夺扇子的大战。如果某一天我为了照料她往后拖延自己用餐的时间哪怕十分钟，那么，她也会以各种理由来劝说、恳求、责怪我。即使我稍微侍候她一下，她都要反对。她常说：“男子汉这样婆婆妈妈的不好。”

在博拉诺戈尔的我们那座房子，大概，你看见过。房子的前面是花园，恒河就从这花园前面流过。在我们卧室的下面朝南方向，有一块用一排活树围绕起来的土地，我妻子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辟建成一座小花园。这块地方在整个花园里最一般和最僻静，也就是说，在那里色彩的娇艳无法与芳香相媲美，而枝叶更不能与鲜花相比。在木盆里栽植的某种植物旁边，也没有插上贴有拉丁文名称的木牌。但是这里却栽种着大量的茉莉、玫瑰、梔子、夹竹桃和夜来香。在一棵高大的贝库尔树下，摆放着一条白色的大理石长条凳子。她在没有生病之前每天都亲自来擦拭两次。夏天，在做完家务的闲暇时间，她经常坐在这里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到恒河，但是在恒河中乘船漫游的大人先生们却无法看到她。

她在多日卧床之后，在恰特拉月一个月色溶溶的夜晚，对我说道：“一直关在家里，我感到有些心烦，今天我们到我那个小花园里坐一会儿吧。”

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她慢慢地走到那棵贝库尔树下，让她躺在大理石长凳上。我本来可以把她的头放在我的膝盖上，但我知道，她会在这种做法看做是一种令她惊讶的反常举动，所以，我就拿来一个枕头，放在了她的头下。

一两朵凋谢的花儿从贝库尔树上飘落下来，夹杂着暗影的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她那张清瘦的脸上。四周一片宁静；在这充满浓郁芬芳的阴暗中，我默默地坐在一边，望着她的脸，我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我缓缓地移到她的身边，用两只手握紧她一只滚烫而瘦骨嶙峋的手。她对此举没有表示反对。我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于是我说道：“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忘掉你对我的爱。”

随后我立即意识到，没有任何必要讲这种话。我的妻子笑起来。在她的笑声中，有羞愧，有愉悦，还有一点不信任感，这其中更多的则是尖刻的嘲讽。她一句反驳的话也没说，但是她的笑声仿佛在说：“你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不抱这种希望。”

由于害怕她那种甜蜜而尖刻的笑声，我再也不敢和我的妻子谈论这种很正常的爱恋之情。在见不到她的时候，我心里涌现出许多的话语，可是一到了她面前，就觉得这些话语变得空洞乏味了。我直到现在都无法理解，在铅印的书本上读到这种话语时会激动得两眼垂泪，可是为什么这些话语一旦从口中说出来，就会被人讥笑呢？

可以用语言去争论反驳，但是用辩论回答笑声却不行，所以，只能保持沉默。月色变得更加明亮了，一只雄布谷鸟“布谷”“布谷”地叫个不停。我坐在树下在想：“在这种皎洁的月夜难道雌布谷鸟的耳朵聋